



舆地广记

# 南隍城， 我魂牵梦绕的家

孟帆宁



若说长山列岛是撒在渤海深处的一串璀璨明珠，那么南隍城岛便是这串明珠中璀璨夺目的一颗。若说长岛是我的第二故乡，那么南隍城岛便是故乡里我魂牵梦绕的港湾。这份深入肺腑的深情，刻到骨子里的眷恋，皆因我两度登岛在此生活，我的童年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浸润在这座海岛的烟火里，融入在水土人情中，这座岛让我满心挂念，此生惦念皆源于此。

1959年4月，四岁的我随身为军人的父亲登上南隍城岛，这座孤悬在渤海深处的小岛，藏着独一份的辽阔与诗意。天清日朗时，往南极目远眺，小钦岛、大钦岛、砣矶岛一路铺陈，直至南北长山岛，诸岛如珠串般

错落在万顷碧波之上，依稀可辨；夜间晴空万里，向北望去，便能看见大连老铁山的灯光在夜色中点点闪耀，隔着碧波，暖了整座海岛的夜。一南一北，一昼一夜，是独有的景致。

待我记事时，父亲已是大厨军衔的机炮营营长，肩负着保卫海岛、建设海岛的重任，而我，早已伴着海岛的潮汐朝暮、跟着渔家的烟火气息，彻底融进南隍城的生活里。在岛上的四年，我和渔家的孩子们玩在一起、闹在一起，朝夕相伴不分你我，嬉笑打闹间结下了纯粹深厚的情谊；渔家的淳朴热络、邻里间的互帮互助，还有军民一家的温情暖意，让我从心底认定，自己就是南隍城的孩子，这座岛就是我的家。



南隍城的美，一半在烟火人情，一半在山海胜景，入岛即见的佛爷礁、岛西北头形神兼备的观音石、北面古韵悠悠的香炉礁、岛东南端险峻陡峭的棋盘山，还有鬼斧神工的石门洞，五处景致各有千秋，藏着天然意趣与神奇传说，是我此生都忘不掉的海岛印记。

佛爷礁立在灵山北侧的海面上，是南隍城入岛的标志性景致，巨型礁石天然形成，宛若一位双手合十、安然打坐的佛爷，两侧依偎的小礁石，恰似侍立左右的小沙弥，岛上的渔家祖辈都尊它为“护岛门神”，代代流传着它护佑渔民出海平安的传说。儿时是发小告诉我的，辨潮汐全看佛爷礁近岸那块小一点的礁石：只要那块小礁石被海水尽数淹没，便是涨大潮了；待那片小礁石全然裸露出来，就是退大潮，我们便拎上小桶、攥着小铲，呼啦啦奔向佛爷礁附近的浅滩赶海。我的这位发小，我总爱跟她打趣，笑说她当年的顺遂仕途，大抵是南隍城的佛爷礁一路护佑，句句都勾起我们对南隍城岛儿时的幸福回忆。日出时分最是惊艳，朝阳跃出海面，霞光尽数裹住佛爷礁，碧波泛着金辉，礁石似披佛光，那模样，便是南隍城最神圣温柔的景致，记了一辈子。

观音石静立在岛西北头的近岸海域，礁石天然端坐，轮廓宛然若观音垂眸俯瞰海面，旁侧依偎着一块形似金蟾的礁石，一静一趣，相映成景。平日里沿着海岸步道便能走到岸边，站在礁石滩上遥遥凝望，海风拂面，碧波绕礁，那份天成的肃穆与温柔直抵心底。岛上的老人常念叨，这是观音娘娘云游渤海，见此间渔民出海常遇风浪，便化身于此镇守海

域，护佑渔家出海平安、满载而归。儿时每每路过这处海岸，总拉着渔家伙伴在岸边驻足凝望，学着大人的模样悄悄祈福，只觉这方沉默的礁石，藏着整座海岛最安稳的温柔，也成了童年里最暖心的山海印记。

北面的香炉礁藏着独一份的灵秀与实用，礁石形态宛若一尊古朴香炉，南北绵延五十余米，孤悬于海中间，潮起潮落间姿态万千。高潮时仅一米礁石露于海面，如隐于碧波中的灵物，潮退时礁石轮廓尽数舒展，尽显天成意趣。岛上的长辈们代代流传着它的传说，说这方礁石本是十八罗汉参拜观音时遗落的香炉，落地成礁镇守海域，护佑一方山海安宁。礁上立着一盏灯标，日日夜夜亮着光，是过往船只航行的重要导航标识，周边海域暗礁密布，更是鲍鱼、海胆、野生扇贝的天然栖息宝地。儿时总听渔家长辈说起香炉礁的故事，望着海中间那抹礁石的影子，心里满是好奇，也悄悄记下长辈行船路过需慢行避险的叮嘱，这份藏在山海间的敬畏，也成了刻在心底的海岛印记。

岛东南端的棋盘山，是南隍城最险峻的一处景致，崖壁如刀削斧劈般陡峭，山势险峻逼仄，无阶可寻、无从攀登，唯有山巅几块半悬的巨石，在山海间傲然伫立，透着浑然天成的险峻与威严。也正因这份难攀的陡峭，才让山顶的传说更添几分神秘色彩，岛上的父老乡亲代代相传，山巅巨石上纹路清晰，竟是一副天造棋盘，当年唐王李世东征途经此地，曾在此与仙人对弈，棋盘山便因此得名，那方天然棋盘石，也成了海岛人口中最神奇的景致。棋盘山崖壁之上，还藏着九个一米见方的摩崖石刻，“南无消灾延寿药师



作者父亲孟生何(右2)1969年第二次任职南隍城岛

1962年，我随父亲调离南隍城岛，此后八年，父亲先后赴大黑山岛、黄县等地驻军任职，我便一路随行。纵使脚步辗转，南隍城的点点滴滴，岛上的温暖过往，始终在我心头，从未淡去。1969年11月，父亲再度受命调回南隍城岛，出任团长，我也随父亲再一次踏上了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。熟悉的山海轮廓、咸湿的海风气息，还有一张张久别重逢的亲切面孔，瞬间勾起心底所有惦念与温情。两度登岛，两度相守，这份独有的缘分，让我与南隍城的羁绊愈发深厚，不仅与岛上的人结下难分难舍的深情，更爱极了这座岛的山山水水、风土文脉，这份情，早已刻进骨血，此生难忘。

佛”九个大字笔力苍劲，历经千年海风海浪冲刷，依旧清晰可辨，是胶东地区罕见的唐代古石刻，也是岛上人最质朴的信仰寄托。祖辈渔民出海前，都会远远对着棋盘山焚香祈愿，盼着海晏河清、平安归航。儿时的我，总跟着大人们远远眺望这座陡峭的山，听着神仙对弈的故事，心里满是敬畏与好奇，这份藏在险峻里的神话，也成了我对南隍城最深的向往。

石门洞则是大自然馈赠的奇景，天然形成的拱形崖门巍然屹立在海岸边，崖壁嶙峋、气势恢宏，海浪拍打着崖壁，涛声阵阵，宛若守护海岛的天然门户。岛上的渔家老人也常讲起石门洞的传说，说从前有海盗觊觎海岛的富庶，驾船来犯，行至石门洞前便被巨浪阻拦，任如何努力都无法靠近，最终只能无功而返，这方天然石门，也成了护佑海岛安宁的又一道屏障。站在洞前望去，万顷碧波奔涌而来，远处渔船点点，山海相映间，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每一次凝望，都忍不住惊叹这份天成之美。

登至全岛最高的大顶山远眺，整座南隍城岛的风光尽收眼底，渤海碧波环伺四周，万顷澄澈碧波将小岛温柔环抱，山海相映、涛声入耳，目之所及皆是治愈人心的景致。而一个个名胜之地则与错落有致的渔家新居相映成趣。如今的南隍城岛，渔家百姓安居乐业，整洁雅致的房屋错落海边，伴着碧波荡漾、山海相依，既有原生态的山海秘境，又有烟火升腾的幸福安稳。

两度登岛的缘分，让我懂了它的温柔，敬了它的险峻，念了它的故事，这份情，无关岁月流转，此生不渝，岁岁年年。

忆故人

## 忆婆婆

沐泽

婆婆这辈子，独自在农村，肩膀挑着一家老小，吃了很多苦。

老辈子掖县(今莱州市)的男人大多都跑外，公公很早就跟着亲戚去上海讨生活，他去了没多久，就成为白俄罗斯商人开设的上海乔奇照相馆学徒工。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莱阳有了照相馆，公公才到了莱阳，一直工作到退休。

可以说，公公的大半生一直都在外工作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靠着婆婆一个人去操劳。

婆婆家的西墙上，挂着一个由公公亲手做的大镜框，里面有一张婆婆年轻时候的照片。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装，一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安静地放在胸前，标致的脸上，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，整个人活灵灵的，好像能从镜框里走出来似的。有一年秋天，我回老家，婆婆从一个木制的盒子里拿出一个很精致的相册给我看。她指着相册里面一个个我很陌生的照片一一给我介绍，就像是领着我，一起把她逝去的时光重新走了一遍。

婆婆家的大门口有一株枣树，每年都会挂很多果。当一大箩筐又大又甜的枣儿放在孩子们面前，婆婆除了给老人留下一碗大的，却舍不得让孩子们吃大的。她会给左邻右舍分一些，给平日里常给家里帮忙的乡亲分一些。到最后，只剩下一些小的给孩子们打牙祭。

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，婆婆笑盈盈地端来一个新脸盆，里面放着三口之家的新袜子、新毛巾、新牙刷，还有两管“中华牙膏”。我看了以后，心里暖暖的，觉得自己突然又回到了童年，看着自己的母亲拿来新衣服，等着天亮了穿着去拜年。晚上裹着软软的被褥，躺在暖烘烘的火炕上，想着婆婆执拗地非要把唯一的火炕让给我们，她和公公到隔壁的床上去睡，我就会忍不住难过又愧疚。

婆婆每次吃饭，总是把好吃的放在我们跟前，她则把上一顿剩下的饭菜放在自己跟前，恐怕有人给她抢走了似的。我们从城里带回的好吃的，婆婆也不舍得吃，都分给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。记得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她坐着一辆顺风车，从莱州带回一个很大的木头箱子，里面用木屑隔着，满满的全是鸡蛋。我想，婆婆积攒了多久才存下这么多鸡蛋啊！

婆婆活到93岁，无疾而终，人们都说有福气的人才能如此。婆婆一辈子节俭，她去世以后，留下的旧衣物没几件像样的，唯有墙上挂的那张照片是那么光彩照人。我先生小心翼翼地把镜框从墙上摘下来，擦去上面的灰尘，把照片一张一张擦起来，装在了婆婆曾经翻给我看的那个相册里，作为对婆婆永久的留念。